文學諾獎得主、

印度裔英國作家V.S.奈保爾於本月十一日去世，

享年八十五歲。

本期「書海漫遊」刊發青年作家葛亮以及

《中國文藝評論》雜誌副主編胡一峰有關奈氏作品的解讀，以為哀悼。

或是原鄉，猶見少年

讀奈保爾，由《印度三部曲》開始，之後很久未再次拿起他的作品。奈氏與拉什迪、石黑一雄並稱為「英國移民文學三傑」。但相較石黑的優雅疏離，總覺得他的文字中潛藏戾氣，隱隱暴力滲透於字裏行間，如虬枝入岩，有種乾涸的陰暗。



據儿曾看

作者：葛亮，小說家，學者。

著有《北鳶》、《朱雀》、《七聲》、《戲年》、《謎鴉》、《浣熊》等。



◀奈保爾文風硬朗簡潔，帶有些許冷峻、幽默

慶幸的是，在我寫完《七聲》之後，讀到了奈保爾的少作《米格爾街》。之所以說慶幸，因爲如果及早讀到這本書，可能會影響我的寫作觀。斯文特拉說，每個作家都應該爲自己的成長寫一本書。《七聲》是這樣一本小說，它匯聚的是這時代於我人生的陪伴。人事久違，似雲過眼，如水穿石。寫人間煙火，也寫無奈掙扎。這些人，激盪不拘有之，冷靜觀照有之，多少是存着一點希冀的故事。

人生戲劇

《米格爾街》寫成長，卻叫人絕望。這絕望以興高采烈的方式演繹，分外令人心頭一凜。在英殖民地千里達首都西班牙港的一條小街上，晦暗邊緣環境中，一群人卻生活得熱氣騰騰。「我們這些住在這裏的人把這條街看成是一個世界，這裏所有的人都各有其獨到之處。」他們以各自的方式上演人生戲劇，專注得近乎執念。

被稱爲「哲學家」的木匠波普從未成功打上一件傢具，半生都在做着「叫不出名堂的事」。這與無名人（nobody）堪稱完美



▲英國作家奈保爾於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一日逝世

的配對，內裏暗藏的鄭重理想，卻讓人唏噓。如果伊萊亞斯爲了一張二等劍橋學院的考試文憑孜孜以求，會計師霍伊特矢志不渝的民間教育事業，尚算是高尚；那麼波普的偷竊、喬治的風月生意、大腳短暫的拳師生涯，則近乎鬧劇。但因爲一個孩子的眼睛所見，即使鬧劇，竟然也有了肅穆的底裏。《煙火師》中記了「我生平見過的第一個手藝人」摩爾根，在受盡冷眼後，以破釜沉舟的方式縱火，證明了自己的事業。「這是人們第一次領略摩爾根的煙火竟是如此美麗，人們感到過去嘲笑他是有些過分了。後來儘管我到過許多國家，可我從沒看到過那天晚上爆發出的煙火那麼壯麗輝煌。」

物是人非

不得不說，《米格爾街》上的每個人，居於日常，都有着令人心酸的表演性。但似乎沒有一個，如同《布萊克・華茲華斯》中的主人公，有着動人的悲壯。他的出現與消失，都帶有了寓言的性質。他是少年「我」最初的人生導師。當我問起他的職業，他回答道：「我是詩人」。

在「我」與他相處的時光，他只寫了一行詩：「往昔幽深而美妙」。

他告訴「我」：你也是一個詩人。你成了詩人後，任何一件事都想哭出來。

因爲華茲華斯驚鴻一瞥，世俗而響亮的米格爾街，有了蒼涼的詩意。哪怕他已消失，而「我」也因此有了成長，學會了像詩人一樣哭泣。

海特對這個少年說，所有人長大後，都會離開。

長大，似乎成爲一個在期盼中而並不清晰的標的。想起林克萊特的《少年時代》，用十二年講了一個關於時間的故事。也許不完美，但是足夠眞實。物件，人事，風景。全然是有關成長的陪伴。在這期間，你的懷疑、依戀、過往與當下，都有了明證。這便是物是人非的意義。

我們心中都有一個米格爾街，是生命旅途的最初陪伴。它或許喧囂、安靜、壓抑、蒙昧，卻眞實如夢境，在每個人的命運軌跡打上烙痕。這條街道是人生皇然大觀的幽暗後台，讓我們在旁觀中觸碰，鍛煉生澀的演技。爲這回不來的街巷下註解，一如輓歌，哀而不傷。我在《戲年》序言所寫，說到底，人生的過往與流徙，最終也是一齣戲。導演是時日，演員是你。

（文中小題為編者加）



◀印度城市孟買的典型景象

掃描QR Code
上大公網瀏覽
更多讀書資訊

奈保爾主要作品一覽

《米格爾街》



▲奈保爾著，張琪譯《米格爾街》（南海出版公司，二〇一三年七月）

米格爾街生活着一群有脾氣、有盼頭的小人物：「哲學家」波普，要做一樣叫不出名字的東西；「藝術家」摩爾根，揚言美國國王會來買他的花炮；「詩人」布萊克・華茲華斯，在寫一首全世界最偉大的詩；「瘋子」曼曼，頻頻參加議員競選；「機械天才」巴庫，百折不撓地改造一輛輛進口汽車……他們興高采烈地過着一成不變的生活。

《米格爾街》是奈保爾最爲華語讀者熟知的作品之一，亦是其成名之作。由十七個平行展開的短篇小說編織而成，各篇小說相對獨立，但小說與小說之間又相互關聯、相互穿插，形成在縱橫兩個維度彼此交互的結構。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辭中提道：「《米格爾街》糅合了契訶夫式的幽默和千里達島居民即興編唱的小調，確立了奈保爾作爲幽默家和街頭生活作家的地位。」

《大河灣》



◀奈保爾著，方柏林譯《大河灣》（南海出版公司二〇一四年八月）

《大河灣》曾入選《紐約時報》二十世紀一百部英語小說、《衛報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百部小說。作品背景取自非洲剛果共和國，「大河」即剛果河。小說展示了宗主國家下移民者的生存困惑與文化掙扎，從普通民衆到知識分子，再到政權人物，所有人最終都無法於流放者的桎梏裏突圍，無處安放的精神直指家園的虛無。

「印度三部曲」



▲奈保爾的「印度三部曲」折射出印度社會存在的問題

《幽暗國度》：奈保爾從孟買上岸，一路經過德里、加爾各答、克什米爾，最後來到祖父輩的故里。這個有着曖昧身份的異鄉人與過客，見到的是無處不在的貧困醜陋，感受到的是震驚、憤怒、失落。一年的印度之旅，給奈保爾唯一的收穫是：印度屬於記憶，一個已經死亡的世界。

《印度：受傷的文明》：奈保爾第二次來到印度，此時正值甘地夫人宣布進入「緊急狀態」的時期。與首次的感受不同，這一次他深入「亂象」背後，試圖去觸摸文明失落的靈與肉：印度的危機不僅在於政治和經濟，更在於作爲一個「早已被挫敗的國度」，印度不過是從一個黑暗時代進入另一個黑暗時代。

《印度：百萬叛變的今天》：奈保爾第三次來到印度，將視角聚焦在孟買，近距離觀察印度社會的方方面面：城市與鄉村、宗教與種姓、祭司與政客、作家與黑幫分子。作家將自己定位爲旁觀者，因而這部作品可視作一部「口述實錄」。

奈保爾：第三世界的「牛虻」

胡一峰

時至今日，一些人寫到不久前駕鶴西行的奈保爾時，仍津津樂道於他驚世駭俗的私生活。不過，奈保爾身上除了「流氓」，還有「牛虻」的一面，也正是後者讓他留在人類的文學史乃至文明史上。

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曾把自己比作一隻「牛虻」，叮咬激怒慵懶的人群與社會，以此來喚醒他們。奈保爾這一隻「牛虻」所要叮咬和刺激的，則是第三世界或者說發展中國家。

「夾生」社會

對中國讀者而言，奈保爾影響最大的作品或屬「印度三部曲」，即《幽暗國度》、《印度：受傷的文明》、《印度：百萬叛變的今天》。很多年前，我就讀過這套書。前年，我有機會前往印度。行前又翻了翻「印度三部曲」，在奈保爾的筆下，印度不僅是受傷的文明，還是被撕裂和無所適從的，但我在旅途中，雖也領教了印度人的「漫不經心」，但也感受到了信心、朝氣，以及發自內心的寧和氣質。

這或許是因爲今天的印度與奈保爾去時已時隔多年，也或許是我在印度的時間太短，沒有作奈保爾式的「深度遊」，但最根本的原因應該是於奈保爾而言，去印度並非「旅遊」，而是一種結合了自省與旁觀的文化批判。奈保爾與印度淵源頗深，他的祖父是英屬印度的契約勞工，屬婆羅門種姓，他也曾多次前往印度。用奈保爾的話來說：「印度於我是個難以表述的國家。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爲我的家；而我對它卻不能拒斥或漠視；我的遊歷不能僅僅是看風景。」我想，這些話流露出了奈保爾對這個「幽暗國



▲印度城市孟買富人區與貧民窟比鄰而立

度」及其文化的糾結心態。

除了印度，奈保爾去過也寫過亞非拉第三世界的其他國家，雖然地域不同，但作品中的誠實細緻的觀察和不畏俗流的批判精神，卻是一致的。這或許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第三世界的某些共性，用奈保爾的話說，就是「夾生」的社會。在一次訪談中，奈保爾還提出，第三世界國家陷入困境，與其性格中的某些特點有關，他認爲，這是一種來自內部的弱點，或者說某些民族、文明或文化的局限性。這樣一個社會，是氣血不暢的，身處其中的人，當然也漂泊無根。

神似魯迅

如果要將其呈現爲畫面，我想或許是這樣的：

時候既然是深冬；漸近故鄉時，天氣又陰晦了，冷風吹進船艙中，嗚嗚的響，從篷隙向外一望，蒼黃的天底下，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，沒有一些活氣。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。

沒錯，這不是奈保爾，而是魯迅的《故鄉》。在精神層面，奈保爾與魯迅是相通的。奈保爾的許多作品被視爲遊記散文，但讀起來有時也感覺像小說，魯迅的《故鄉》也是如此。或許，對於大文學家而言，體裁的辨析本就是沒有意義的。他們只是借用文字，傾吐對這個世界的情緒與看法罷了。

二〇一四年，奈保爾來到了魯迅的國度，參加文學活動時，他被問及是否會爲中國寫點什麼，他坦言「也許不能了」。因爲奈保爾覺得，中國是一個非常大的國家，需要認眞地體驗、觀察，需要很多知識，但是現在他還沒有做這些。這多少留下了一些遺憾。不過，若眞想借奈保爾的手術刀來診療我們自己的病灶，倒也不必失望，因爲這樣的手術刀，魯迅也有，或許還更加趁手和鋒利。

（文中小題為編者加）